

翠神

連盈慧
年輕網民看了國學大師季羨林青年時的日記，開心到不得了，紛紛網上留言開他玩笑，A說：「呵，呵，我也是！」B也說：「呵，呵，我也是！」C D E都有認同感，認同什麼呢，季老一九三五年二十四歲日記中，讀書怕苦，教書怕老，覺得讀書重考考沒意思，網友紛紛共鳴，都說：「我也是，我也是！」

季羨林的日記

這一年異國生活，思想感情急劇轉變，二十四歲對紅樓夢還沒什麼感覺，二十五歲就喜歡到不得了，認為曹雪芹的白話，把當時推廣白話文的作家都給比下去；二十四歲時出外不想回家，二十五歲就懷念他討厭過的叔父，渴望朋友來信，想起去世的母親就哭，在異鄉的落寞，今日留學海外的年輕人不是都有同感？
說季老晚年冷淡，可能是人到多情薄，亦可能是所有專攻深研一門學問的學者通常給人的誤解，同時每個人二十五歲前的感情最為豐富也是事實，季老二十五歲那段感情，他自己都覺得珍貴，所以出版時錯了字也不主張刪改。
季老對天氣特別敏感，一九三六年日記中，幾乎天天都有詳盡天氣報告，可能天氣不好，有助學習，那年梵文下了不少苦功，除夕回國，也深深慶對得起自己，他半世紀後的超人成就，可說就出於那年立志播下種籽。

一年一度訪仁園

探訪仁園，是一年一度的期約旅程。這是六年前開始的約定，蔡伯勵老師每逢年底都會邀約一班友好到他任職的仁園「仁園」度一個週末假期。這個年度約會一直維持至今，亦是我們一班故舊老友異鄉珍貴的團圓共食的機會。
暨於故鄉有祖屋及親朋，蔡伯勵老師每周末會由香港回鄉度週末。為了讓自己和鄉鄰有一個舒適的聚集點，十年前他開始修葺祖居，其後更相繼購入祖屋附近的十多間舊屋，保留原居所原貌，並將屋內之十個廳房打通，擴建成擁有二十多個房間、近十個廳院的仁園。
仁園以北方四合院為設計藍本，佔地約四萬多呎。踏入園內，先看到一道紫紅木及玻璃鑲製而成的屏風，屏風底部刻有蔡老師自撰的陋室銘：「仁者天地之大德，尊善之泉源，立身行世之根本也……」仁園，正以此意取名。
沿屏風左轉，會經過小石洞，流水淙淙，格外清脆悅耳。石洞四周滿是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園林景致，有假山縮影、小橋流水、涼亭、院舍……所有格局配置，均由蔡老師一手設計。他說：「我很欣賞四合院的設計風格，中國人要有國家及家鄉觀念，以長幼有序的方式來劃分房間的設計，最能突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。」
整座四合院的東南西北四面，分別設有觀音堂、真步堂、勸善齋、匯仁軒，以供奉神靈、紀念祖先、辦公及會客之用。蔡老師說，仁園不是完全依據傳統的北四合院設計風格，院內採雙層建築結構，把中國色彩強烈的北方四合院味道，混合帶有西方色彩的嶺南風格設計而成，令仁園成為一座南北混和的另類四合院。
好友到訪，蔡老師熱情款待，不但妥當安排留宿廳房，更親自叮囑家中廚娘準備美味糖水糕點下午茶，豐盛順德菜餚作晚宴，精緻粥麵作夜宵，並親自的早點也是無懈可擊的生滾新鮮豬雜粥、家鄉炒米粉、現造腸粉、和味醬菜肉排……令人沒齒難忘、回味足足一年！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有盡好本份，上級必定很難會重用下屬，而下屬亦很難會對公司產生歸屬感。
在電視行工作多年，發覺不論在某一間機構工作，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。每次構思一個新故事，都必然要向老闆及上級賣橋，待他們拍板之後，我們才可以繼續進行其餘的創作流程。如果公司信任我們這群創作人，最理想的當然是任由我們自由發揮，但公司投資二千萬來拍一套劇集，當然希望能夠盡善盡美，所以中間會出現好多的干預，不停地「橋」，又或者會加插了很多不同的意見。我甚至曾經聽過有高層人員表示，他們刻意阻礙及「橋」目的，就是迫我們這群創作人拿出真功夫。我們明白這種行徑究竟是代表著他們的信任還是不信任？創作人個個在行內都是有名有姓的，難道我們會敷衍了事，那豈不是等同自己來？
在創作一個故事時，創作人有時是基於一些個人的切身經歷或體驗，希望藉着戲劇帶出一些訊息，但不停遭人「橋」，又硬給別人胡亂地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劇情，最後就偏離了航道，變成了四不像。創作都是主觀，而且需要有人個人風格，想昔日甘國亮就作品就最具個人風格。電視行雖然集思廣益，但最後也得需要由一個擅「入」去總其成。不被信任，不停地被「橋」，事實上這樣是正確的能到迫創作人拿出真功夫來呢？答案當然不是，這種做法只有迫我們去揣摩聖意，探測上頭的口味，投其所好，度一些合乎上級個人胃口的故事及情節出來，但這是否創作的原意？是否符合大眾的口味？
創作應該是自由的，要有好的創作，並不是不停地干預，而是信任創作人。

信任

最近家裡上網的寬頻合約到期，網絡公司聯絡我，表示想跟我續約，並聲稱可替我提升為光纖上網，月費則保持不變，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要轉換網絡公司，於是也就答應了。負責鋪線的師傅於約定時間到來，可是搞了一大輪之後，竟表示接駁光纖的線路塞了，如果要重鋪就要刨起地板，我當然拒絕，於是只好維持原本的上網速度。
事件以為就此告一段落，誰知一星期後，網絡公司又打電話來，問可否讓另一位鋪線師傅上來再檢查多一趟？那時，我心裡馬上想到，難道上次次的鋪線師傅跟進有問題？不過，既然檢查又不花分文，我又怎會拒絕。星期日不敢外出，安坐家中等候師傅到來。結果師傅到來，了解了情況之後，就深深的嘆了口氣，並向我解釋，線路塞了確實無法接駁光纖，除非我願意鋪條明線，我當然也斷然拒絕了。師傅很好人，還教我下次裝修時，要怎樣叫裝修師傅替我鋪好線路。要他自行一趟，我實在感到抱歉，師傅其實早就料到情況是這樣，因為之前到過好幾個單位，都有同樣情況，可是銷售的同事總希望做成生意，硬要他們再來檢查多次。師傅還透露，按其公司慣例，稍後應該再會人聯絡多我一次，下次將會派一位更高級的職員聯同鋪線師傅一起來作檢查，確定真的無法接駁，事情才會正式告終。
這件事令我聯想到一個有關信任的問題。網絡公司對屬下的員工似乎不太信任，否則無需再三重複檢查。當然一定程度上度的檢查，確保為顧客帶來優質的服務，這是有需要的。但如果上級永遠對下屬存着懷疑的態度，認為他們沒

有盡好本份，上級必定很難會重用下屬，而下屬亦很難會對公司產生歸屬感。
在電視行工作多年，發覺不論在某一間機構工作，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。每次構思一個新故事，都必然要向老闆及上級賣橋，待他們拍板之後，我們才可以繼續進行其餘的創作流程。如果公司信任我們這群創作人，最理想的當然是任由我們自由發揮，但公司投資二千萬來拍一套劇集，當然希望能夠盡善盡美，所以中間會出現好多的干預，不停地「橋」，又或者會加插了很多不同的意見。我甚至曾經聽過有高層人員表示，他們刻意阻礙及「橋」目的，就是迫我們這群創作人拿出真功夫。我們明白這種行徑究竟是代表著他們的信任還是不信任？創作人個個在行內都是有名有姓的，難道我們會敷衍了事，那豈不是等同自己來？
在創作一個故事時，創作人有時是基於一些個人的切身經歷或體驗，希望藉着戲劇帶出一些訊息，但不停遭人「橋」，又硬給別人胡亂地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劇情，最後就偏離了航道，變成了四不像。創作都是主觀，而且需要有人個人風格，想昔日甘國亮就作品就最具個人風格。電視行雖然集思廣益，但最後也得需要由一個擅「入」去總其成。不被信任，不停地被「橋」，事實上這樣是正確的能到迫創作人拿出真功夫來呢？答案當然不是，這種做法只有迫我們去揣摩聖意，探測上頭的口味，投其所好，度一些合乎上級個人胃口的故事及情節出來，但這是否創作的原意？是否符合大眾的口味？
創作應該是自由的，要有好的創作，並不是不停地干預，而是信任創作人。

「慢」的哲學

有人說，這是一個缺乏思考的年代，仔細一想，似乎很有道理。現代社會所發生的變化真是太快了，彷彿一夜之間就全然不一樣了，城市變大了，鄉村變小了，到處可見高樓林立，還有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。現代生活的節奏也變快了，彷彿「快」字成了時代的代名詞。
的確，在現代社會許多人眼裡，陞官要快，賺錢要快，出名也要快。政府也一樣，為了快出政績，想盡辦法提高GDP，決不能落後。在各種文件、報紙、網絡中，隨處可見「快」字有關的字眼，如快速、快遞、快車、快步、快班、快報、快閃、快餐、快感、快件、快艇、快車道等等，似乎可以說，現代人的生活已經被「快」字所佔領。是的，在這個「知識大爆炸」和「信息大爆炸」的時代，要想讓一個人慢下來，談何容易？要想讓整個社會慢下來，更不可能。「快」字已成當今社會的常態並被普遍認可和接受，是事實。
然而，由於「快」，人們已經快來不及思考了，這也是事實。其實，「快」字並不能包治百病，反而會累出許多毛病出來，比如會讓人變得浮躁、慌亂、急功近利、目光短淺、人情淡薄等等，因此，我建議，現代人在追求「快」生活的同時，不妨也走「慢」一點，學會思考，懂得享受，讓人生輕鬆一些，瀟灑一些，讓生活變得更加有滋有味一些，豈不更加美好？
是的，「快」是一種節奏，也是一種慌亂。而「慢」卻是一種哲學，一種浪漫與思考。換言之，唯有「慢」才是人生永遠的追求，也是人類不斷進取的法則和永恒的真理。子曰：「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爭。」這就是「慢」字哲學的精髓所在。現代人因為太追求「快」字，而出現一種忙亂並給人以慌張的感覺，彷彿一切都來不及想，來不及做就已經成為過去了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現象。
我相信，從小生活在都市裡的人，一定會對「快」字產生反感，老是會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，尤其是那些整天生活在「快」節奏中的人，應該會更嚮往都市以外的「慢生活」。當然，在都市裡也有「慢生活」的人，而這些人都生活在底層，其生存狀態更多是接近於一種無奈。而且，我還相信，當那些厭倦了都市「快」節奏中的人，漫步走在山鄉的山水、田園、村落、古建築之間時，一定會有一種滿足和幸福感覺，臉上蕩漾出來的笑容一定比陽光還燦爛。
是的，「慢」是一種生活的態度，也是一種享受。就像夏日的涼風一樣，讓人感覺無比舒服。記得，德國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曾經說過：「人詩意地棲居於世上之時，靜靜地聽着風聲也能體會到真正的快樂。」是的，只有山鄉才能真正體會這種曼妙和靈動，也只有山鄉才能找到這種詩意和浪漫情懷。在那裡，我們看到了白牆、紅磚、黑瓦，還有綠樹底下的小貓、小狗、雞、鴨、鵝等等。是的，走進大自然，才會感覺到什麼叫做「慢」節奏，我們又需要些什麼，那綠油油的田野和大地多麼清新，那波光瀾灩的水花和

百家廊

盧一心

景有關，與地理位置和時代特徵也有關，譬如，我所生活的漳州地區，受幾千年來的農耕文明所影響，長期生活在「慢」節奏中，天然有一種恬靜和閒適的樸素人生觀。相反，如果想讓中國最早也是最前沿的深圳特區也「慢」下來，顯然是一種奢侈，至少目前是如此。
事實上，「慢」也是一種節奏，更是一種對信仰的堅守。試想一下，每逢周末，一個人，或約上三五知己，來到鄉村，面對青山綠水，坐下來細細品味生活中的「快」與「慢」，那該是多麼的美妙。這個時候，再泡上一壺茶，那舌尖上的美味，真是人間極品。我相信，此時此刻，就算是神仙也會動了凡心。那麼，就讓我們一起來過上「慢生活」吧。其實，慢生活的序幕已經拉開，人類正努力尋找詩意的棲居地。然而，那些鄉下人呢？都成了神仙了嗎？
是的，「慢」既是一種哲學，也是一種境界，一種與大自然渾為一體的大氣氛圍。



「慢」是一種生活的態度，也是一種享受。 網上圖片

鄧麗君的笑和淚

鄧麗君一九五三年一月廿九日生於台灣雲林縣，逝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泰國清邁度假途中，享年四十二歲，真正的英年早逝。
鄧麗君父親鄧福為退伍國民黨軍人，曾為中國第一個戰地記者宗維慶（人稱宗伯）是鄧父好友，早年流落香港開攝影院維生。鄧麗君九歲時開始在台北賣唱成名，一九五九年她六歲時唱日文曲《蘋果花》（原曲美空雲雀）和《愛你入骨》（原曲城卓史）在台北大流行，十三歲時參加歌唱團團隊來香港，鄧父委託老友宗伯在港多照應。那時阿杜一九七一年剛做記者追隨宗伯伯學攝影。宗伯阿杜已在新聞界有些地位，叫阿杜給這台灣來的「娃娃歌后」多加助力。其實那時她剛來香港便獲推舉為「工展會小姐」得了個「白花油慈善皇后」，阿杜開始帶着她各處見記者和找老友寫文章捧場，由那時起阿杜被傳是鄧麗君契哥，又傳是她的經理人，實際全非也，按父執輩分數，她是我的師妹，這是我們真正情如兄妹的關係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道路，是不一樣的道路。比如單行道，車子只能單向行駛。假如住在單行道的附近，就會有方便與你往不同的地方前進，出門就可搭乘車輛。不方便的，就是回程就麻煩了，要回非單行道的道路，還要走馬路。假如不是單行道，只要過馬路就可以了。所以，住在單行道附近還是雙行道附近好？那是選擇的問題，不過，如今的房價和租金昂貴無比，選擇題就不大可能考慮這方面，而是負擔的問題。
在《錢買不到的東西——金錢與正義的攻防》一書中，邁可·桑德爾指出，在美國的明尼亞波里斯市及其他幾個城市，正在研議開放單車駕駛者以用付款來容許行駛在交通量大的車道上，以舒緩交通擁擠的問題。亦即一些塞車的道路，本來是不准一個人駕車行駛的，但如果先繳費，就可以了。比如在交通尖峰時段，每小時收取八美元。
如果在學校放學時段，去寶馬山看看那裡的交通情況，會發現那時候的道路，是和平時不一樣的道路。平時，比如早上十時或夜間，整條道路幾乎難見車輛，但放學前後，私家車卻大排長龍，把道路兩邊都塞滿了。車子一部接一部，為了是接送就讀國際學校的小孩放學。而且更多時候會看到，一輛七人座車，一個司機接一個小孩。
這樣的情況，交通單位，有沒有想過以美國明尼亞波里斯市的收費方式，來限制七人座車接送一人的進入，以解決塞車的情況？我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國際學校的家長都是有錢人，多付點錢接送還是捨得的，絕不會舒緩寶馬山的尖峰交通壅塞，只會增加一點庫房收入而已。這會造成民怨的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方法有些國家行得通，在香港就未必了。

杜亦道

阿杜
鄧麗君一九五三年一月廿九日生於台灣雲林縣，逝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泰國清邁度假途中，享年四十二歲，真正的英年早逝。
鄧麗君父親鄧福為退伍國民黨軍人，曾為中國第一個戰地記者宗維慶（人稱宗伯）是鄧父好友，早年流落香港開攝影院維生。鄧麗君九歲時開始在台北賣唱成名，一九五九年她六歲時唱日文曲《蘋果花》（原曲美空雲雀）和《愛你入骨》（原曲城卓史）在台北大流行，十三歲時參加歌唱團團隊來香港，鄧父委託老友宗伯在港多照應。那時阿杜一九七一年剛做記者追隨宗伯伯學攝影。宗伯阿杜已在新聞界有些地位，叫阿杜給這台灣來的「娃娃歌后」多加助力。其實那時她剛來香港便獲推舉為「工展會小姐」得了個「白花油慈善皇后」，阿杜開始帶着她各處見記者和找老友寫文章捧場，由那時起阿杜被傳是鄧麗君契哥，又傳是她的經理人，實際全非也，按父執輩分數，她是我的師妹，這是我們真正情如兄妹的關係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道路，是不一樣的道路。比如單行道，車子只能單向行駛。假如住在單行道的附近，就會有方便與你往不同的地方前進，出門就可搭乘車輛。不方便的，就是回程就麻煩了，要回非單行道的道路，還要走馬路。假如不是單行道，只要過馬路就可以了。所以，住在單行道附近還是雙行道附近好？那是選擇的問題，不過，如今的房價和租金昂貴無比，選擇題就不大可能考慮這方面，而是負擔的問題。
在《錢買不到的東西——金錢與正義的攻防》一書中，邁可·桑德爾指出，在美國的明尼亞波里斯市及其他幾個城市，正在研議開放單車駕駛者以用付款來容許行駛在交通量大的車道上，以舒緩交通擁擠的問題。亦即一些塞車的道路，本來是不准一個人駕車行駛的，但如果先繳費，就可以了。比如在交通尖峰時段，每小時收取八美元。
如果在學校放學時段，去寶馬山看看那裡的交通情況，會發現那時候的道路，是和平時不一樣的道路。平時，比如早上十時或夜間，整條道路幾乎難見車輛，但放學前後，私家車卻大排長龍，把道路兩邊都塞滿了。車子一部接一部，為了是接送就讀國際學校的小孩放學。而且更多時候會看到，一輛七人座車，一個司機接一個小孩。
這樣的情況，交通單位，有沒有想過以美國明尼亞波里斯市的收費方式，來限制七人座車接送一人的進入，以解決塞車的情況？我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國際學校的家長都是有錢人，多付點錢接送還是捨得的，絕不會舒緩寶馬山的尖峰交通壅塞，只會增加一點庫房收入而已。這會造成民怨的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方法有些國家行得通，在香港就未必了。

道路隨想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道路，是不一樣的道路。比如單行道，車子只能單向行駛。假如住在單行道的附近，就會有方便與你往不同的地方前進，出門就可搭乘車輛。不方便的，就是回程就麻煩了，要回非單行道的道路，還要走馬路。假如不是單行道，只要過馬路就可以了。所以，住在單行道附近還是雙行道附近好？那是選擇的問題，不過，如今的房價和租金昂貴無比，選擇題就不大可能考慮這方面，而是負擔的問題。
在《錢買不到的東西——金錢與正義的攻防》一書中，邁可·桑德爾指出，在美國的明尼亞波里斯市及其他幾個城市，正在研議開放單車駕駛者以用付款來容許行駛在交通量大的車道上，以舒緩交通擁擠的問題。亦即一些塞車的道路，本來是不准一個人駕車行駛的，但如果先繳費，就可以了。比如在交通尖峰時段，每小時收取八美元。
如果在學校放學時段，去寶馬山看看那裡的交通情況，會發現那時候的道路，是和平時不一樣的道路。平時，比如早上十時或夜間，整條道路幾乎難見車輛，但放學前後，私家車卻大排長龍，把道路兩邊都塞滿了。車子一部接一部，為了是接送就讀國際學校的小孩放學。而且更多時候會看到，一輛七人座車，一個司機接一個小孩。
這樣的情況，交通單位，有沒有想過以美國明尼亞波里斯市的收費方式，來限制七人座車接送一人的進入，以解決塞車的情況？我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國際學校的家長都是有錢人，多付點錢接送還是捨得的，絕不會舒緩寶馬山的尖峰交通壅塞，只會增加一點庫房收入而已。這會造成民怨的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方法有些國家行得通，在香港就未必了。

隨想

與國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道路，是不一樣的道路。比如單行道，車子只能單向行駛。假如住在單行道的附近，就會有方便與你往不同的地方前進，出門就可搭乘車輛。不方便的，就是回程就麻煩了，要回非單行道的道路，還要走馬路。假如不是單行道，只要過馬路就可以了。所以，住在單行道附近還是雙行道附近好？那是選擇的問題，不過，如今的房價和租金昂貴無比，選擇題就不大可能考慮這方面，而是負擔的問題。
在《錢買不到的東西——金錢與正義的攻防》一書中，邁可·桑德爾指出，在美國的明尼亞波里斯市及其他幾個城市，正在研議開放單車駕駛者以用付款來容許行駛在交通量大的車道上，以舒緩交通擁擠的問題。亦即一些塞車的道路，本來是不准一個人駕車行駛的，但如果先繳費，就可以了。比如在交通尖峰時段，每小時收取八美元。
如果在學校放學時段，去寶馬山看看那裡的交通情況，會發現那時候的道路，是和平時不一樣的道路。平時，比如早上十時或夜間，整條道路幾乎難見車輛，但放學前後，私家車卻大排長龍，把道路兩邊都塞滿了。車子一部接一部，為了是接送就讀國際學校的小孩放學。而且更多時候會看到，一輛七人座車，一個司機接一個小孩。
這樣的情況，交通單位，有沒有想過以美國明尼亞波里斯市的收費方式，來限制七人座車接送一人的進入，以解決塞車的情況？我想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國際學校的家長都是有錢人，多付點錢接送還是捨得的，絕不會舒緩寶馬山的尖峰交通壅塞，只會增加一點庫房收入而已。這會造成民怨的。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有些方法有些國家行得通，在香港就未必了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王家衛的電影要看，但他的電影真的「不好」看。記得那年，帶著興奮的心情，我第一時間走進黃埔戲院，上書才幾天的五年大製作《In the Mood》，在暗黃的戲院裡，觀眾的人頭摩若晨星，而典型的王家衛風格，在節奏緩慢的音樂配襯下，又摩登得可以。
與其說我看了一個小時的電影，不如說我間歇性地沉溺於他營造的情緒中，只好走出戲院後回頭劇劇情介紹「看電影」——更確切地說，是我忙著咀嚼詞和表情。在戲院裡，只見梁朝偉飾演的周慕雲周旋於張大女星間，還有日本的俊男木村拓哉和台灣的型仔張震，氣氛壓抑、懷舊。都說王家衛的電影，不是追情節和看故事，而是感受情調和品味傳奇。
幸好，在新作《一代宗師》中，到底是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，他的故事港人也熟悉，所以，觀眾可以同時體味多種元素，打破王家衛電影「叫好不叫座」的詛咒，應可同時滿足投資拍片的人和花錢看戲的人。

王家衛的宗師

其實，早在零七年拍荷里活電影《藍莓之夜》時，王家衛的說故事能力就已被平反，在那部情節脈絡交代清晰的愛情電影中，導演王家衛創造了「幸福距離」，而一個失戀的女孩則在旅途中認識自己，並在距離中找到了幸福。
《一代宗師》以梁朝偉飾演的葉問掛帥，但宗師輩位，武林高手切磋武藝之餘，透露出歲月累積下的人生智慧和處事哲學。所以，這是以「宗師」包裝下的隱晦式愛情故事。
電影雖然以動作開場，但很快就將鏡頭移到宋慧喬飾演的葉問妻子張永成身上，幾個面部大特寫鏡頭加上葉問的旁白，令這位「無聲勝有聲」的綠葉絕不尋常；至於章子怡飾演的宮二跟葉問不但惺惺相惜，更心心相印，而宮二的神韻居然跟張永成出奇相似，她的每一次出現不但英氣十足，也靈氣逼人。
尤其到最後點題那句話，為了父親的仇，她終身不傳藝，不授徒，不婚嫁，但「我的心中曾經有過你，感而不悲，悲而不傷，倒令人以為，這位女中豪傑才是真正的一代宗師」。因為只有她，才真正達到了「見自己，見天地，見眾生」的境界。



《一代宗師》中的梁朝偉。 資料圖片